疑燿卷之三

温陵李贄閎甫著
嶺南張萱孟奇訂

柳子厚非國語

樓迂齋謂柳子厚文章皆學國語𨚫著非國語是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也其天資刻薄如此今世有一士人止能讀一部文選其所撰述皆竊文選中糟粕以自

衒但對人輒排斥文選是亦一子厚也余謂即能作文選便足佳何以譁爲第恐其不能爲文選耳子厚之非國語其文即可爲國語否耶而柰何譁之

施全

施全於岳武穆死後欲刺秦賊而不得者但全先嘗爲秦客最狎名在十客之列今岳死而讎秦豈忠義在人心即恩私不能

賈誼蘇洵薄德

漢賈誼之知名於文帝朝者以守吳公薦之也史逸其名即誼終身亦未有一言及吳公者余嘗疑之蘇老泉爲布衣時未知名有雅安守劉大簡字簡夫者深器之以書上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忠定公薦之語甚切至東坡潁濱文章滿天下獨無一

語及簡夫老泉集中亦止有與簡夫辭辟試一書耳而與簡夫請納拜書及老泉所作簡夫墓銘今皆不載豈編集時有意去之耶古人謂感恩易知己難賈誼之於吳公老泉之於簡夫可謂知己矣豈有所諱而然耶請納拜者請行門生禮也生前郎願出門下身後郎諱而去之亦薄德矣余見有一顯貴人在故相趙文懿公門下二

十年恩遇甚厚而文懿公捐館輙肆詆毀
眞犬彘之不若也

噴嚏

廣陵嘗有一名醫以醫致富其門如市郎
貴顯之家不輕造也偶廣陵守署中有病
者亟召之醫不得已詣堂下守適有公事
不及呼前而此醫適作嚏兩三聲守問曰
何爲而嚏醫曰外人有念醫士者守笑曰

噎乃肺家中風耳而云外人相念則噎為肺病且不曉何名曰醫遂叱之去此醫退術遂不行余謂守雖知噎為肺病而不知人相念則噎乃古語也毛詩終風章願言則噎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噎也宋王易燕北録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噎近位番漢臣僚齊道沿蘷離華言萬歲也今類外人噴噎亦或呼曰大吉利市者即

此意故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十六卷則嚏者古人亦以吉凶有相關者若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是嚏未必皆肺病也今噴嚏耳鳴書已亡想有可觀者

生乞壙志

宋時有諛王安石者嘗守番禺以書求安石曰某所恨微軀安健惟願早就木冀得丞相一麵銘庶幾名附雄文不磨滅乎後

世近有乞生壙志於名公貴人者想同之也

荔枝

西京襍記南越尉陀獻漢高帝龍眼樹負暄襍録謂即今之荔枝也豈宋時龍眼尚未到於上國耶顧文薦亦博物者何言之誤也

石炭

今西北所燒之煤卽石炭也蘇東坡集中有石炭行然亦未著其所自始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亦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卽爲煤而用於世已久矣

介之推燭之武

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也二人賢者爲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異

於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爲氏而其本姓竟莫可攷

開脇而産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安次季連皆有名德於世而受姓爲侯伯譙周作古史考乃以爲妄廢而弗論見亦

隘矣彼修巳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坼而生
契皆爲帝王是天將興之必有異於人者
非常理所可測也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
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
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宋時莆田有市
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無恙此亦足以
明陸終氏之非妄矣

詩叶管絃

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卒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音調出於性情性情和而後音調諧此天地自然之妙不假安排者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協入聲律宋王灼碧雞漫志謂之暗合孫吳余按今人之以諸公詩賦譜諸管絃者皆更換其句錯綜

其章添減其字方於聲律可協皆非諸公原文也於孫吳終非暗合矣

妒婦不可少

諸葛武侯以醜婦爲養心之資余謂妒婦亦然南唐樞密杜業妻張氏甚妒烈祖命元皇后召張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非婦道所宜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

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若縱之反貽其禍將誤於任使矣烈祖聞之大加奬歎以銀盤綵段賞之余謂胤嗣旣得血氣將衰若張氏者誠不可少也

莊周鼓盆

莊周妻亾鼓盆而歌世以爲達余謂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

四凶

四凶者昆屯窮奇檮杌饕餮也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今之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駟亦足丞我之上駟也不然豈能以變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堯何以處之

司馬文正海忠介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葢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

郎趙贍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贍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數萬人而潁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項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淏雲谷襍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

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塡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輙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為欲言事乎鄉民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爺顏皃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

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提携頂鑪香夾
道呼海爺爺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冊
次罷市數日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
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死日相率追薦至有
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
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
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
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

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皃爲哉弟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請發冢斵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戸參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

列名於姧黨之碑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之所不能得於公者也

佛書入中國

世但知佛書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不知秦之先中國已有其書隋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又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

人已在佛經又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第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此皆白馬未入中國之前也況明帝時傳毅對帝所言皆是佛書使先此未有佛書毅何從而得之是明帝前雖有其書尚未盛行自白馬既來之後其說乃寖淫耳

殿廷

唐朝殿廷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栁邊迷宋朝殿廷則植松楸而不植花栁者以見嚴毅也我朝殿廷松楸花栁皆不植亦有深意

黄冊

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黄冊自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即位嘗勑虞玩之與傳堅意檢定詔曰黄籍人之大綱國之

政端云云時亦稱人籍今世多不解黄字之義余偶閲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黄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戸籍即今之黄册也謂之曰黄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尾大不掉

尾大不掉此非喻言也西域有獸曰羯尾

大於身之半非以車載尾則不可行元白
湛淵有咏羯詩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
此以不掉滅彼以不掉死

雁足書

雁足傳書世傳爲蘇武事但武實未嘗以
書縛雁足葢漢使者常惠自胡中還知武
尚在故漢家令人入胡求武托言上林獲
雁得武書也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

充信使使宋宋留之眞州十六年不還有以雁獻經者經畜之雁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舁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繫雁足而縱之其詩曰露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書于左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

勇軍營新館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亾此又效蘇武而爲之也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還漢家不能爲武問罪於胡經留宋十六年始還而元主卒以此滅宋爲之一歎經字伯常澤州人

群龍無首

易群龍無首王弼注云以剛健而居人之

首則為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無首之義今之佔俚家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也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為柔是無首者無剛也余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為乾故象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初九曰潛龍

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上九曰亢龍皆
指一龍也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
夫首者先也無首者言當此群龍俱興之
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
爲首者謂陽剛旣在我則候時而動不宜
首事左傳曰無爲禍始卽此意也且乾坤
二卦其理相通彼此互用故坤之彖有曰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

群龍之時即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爲然也余故曰群龍無首謂無爲事首而非謂剛德可無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爲柔則上九之亢龍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無剛得無重復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宜補注疏之闕

佛不能作福

唐懿宗末年信佛故迎佛骨第佛骨至而大駕遂晏亦足以明佛之不能作福矣

書啓愼餘字

今人作書啓於左方之末書愼餘左冲無他諸語世皆仍之而不詳其所始余閱程大昌攷古謂古人以尊賜卑者書敔必於紙尾批曰與某人如宋時詔勑批荅之類故紙尾結言愼餘等語者示行卑不敢更

有他語也

術者决王荊公去位

王荊公在相位時嘗向一術者求卜術者曰功名富貴如此又何卜焉公作色曰今力乞去上未許請看旦夕便去得否耳術者曰相公相公得意濃時便好休予往日曾爲相公言之矣要去便去只在相公不在上也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决

噫今之鐘鳴漏盡自託於上之不許卒客死長安者安得此術人一决乎

易字義

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蝘蜓守宫形象也是易即蜥蜴也余按爾雅及注疏諸書蜥蜴之形殊與易字不相似戴侗作六書故亦已疑之古人製字象形最多亦最似而於蟲豸之類尤不苟作故易字上从日下

从月爲東西代明變易之象是矣若說文下从勿不从月而曰此象形也於蜥蜴之形何象焉爾雅釋蟲有曰王蛈蜴者注螲蟷也似蜘蛛居穴中吐絲網穴口有足江北人呼爲蛈蜴余謂其形實象易字故亦曰蜴而从勿不从月者象其足也且蛈與蜥音相近或蛈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況爾雅止言蜥蜴未言蜥蜴之蜴爲易也

即蛈蝪之蝪亦未明言爲易然曰象形則
易爲蛈蝪而非蜥蜴不待辨矣說文多有
可疑此其一也

楚子問鼎

楚子問鼎羅泌以爲妄謂楚莊賢君孫叔
敖賢相滅陳且復於申叔之對入鄭且舍
於鄭伯之服非復前日之頑獷也周爲共
主彼豈遽然而窺之又謂鼎非傳國之物

問之何益亦似有見第左氏所載王孫滿之言未必皆安也余謂九鼎在周乃上代所寶者故周公卜洛亦以安九鼎爲首稱楚居漢南嘗聞鼎之名欲一見之而不可得故過周之疆問周之鼎亦嚮慕之私耳王孫滿惡其强梗遂切責之謂其窺伺神器而楚子問鼎初心未必遽至是也若謂楚實未嘗問鼎而以左氏爲罔則又不盡

信書之過矣

漢高后荅匈奴書

漢高后時匈奴冒頓遺書曰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亦誖謾甚矣高后召群臣議樊噲欲擊之季布謂噲可斬是亦一見但令謁者張澤報書卽不能直詞切讓亦宜置有無相易之語於不問可也今書乃盛自貶損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

過聽不足以自汗能無汗顏乎

夥頤沈沈字義

陳勝既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之陳求見及見勝殿屋帷帳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馬班二史皆同其下文曰楚人謂多爲夥索隱曰服虔云頤者助聲之詞也謂涉爲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而班固則削去頤字豈以詞助

且上止言夥涉故此不必加一頤字耶王
文恪曰夥頤方言也班書不宜削去甚是
若沈沈二字索隱未釋應劭注班書曰夥
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皃也沈音長含反
余謂沈沈二字亦當是方言若以爲宮室
深邃之皃則於夥頤二字重複矣沈沈之
語必有所指今若未能詳耳

漢書人物表同名

古今人同名同姓者甚夥但前漢人物表有一士鞅在中上又有一士鞅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可曉豈有兩鞅耶抑誤書也

機雲爲顧婦贈荅

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末章結句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是以爲彥先之婦贈彥先也且士衡既爲彥先贈婦而士龍又爲彥先婦荅不知彥先之婦於機雲兄弟何

所瓜葛而形之翰墨如此

六朝文法不通

六朝操觚之士其文法真有不可解者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及盧諶贈劉越石其詩序有云在木闕不才之資處雁之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以匠者時盼應在木句以不免饌賓應處雁句而於中間

乃添入卷異恩殊三句上下刺戾如是

雪月二賦

謝惠連雪賦謝希逸月賦詞藻既同機軸不異惠連之賦止多王起爲亂耳第希逸警語潛於心靈大非惠連所可彷彿昭明並録竊所未安他且勿論即惠連起語雪宫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此老學究口吻也希逸肯道之乎

韜略非呂望筆

兵家六韜三略相傳爲太公望之書第騎戰之法始見於趙武靈王而六韜首列其說何也余意太公望嘗爲此書久或亡去今所傳六韜三略乃楚漢間好事者所補非望筆也班固志又有六弢下篇則周史所作乃定襄時人又曰顯王之世崇文總目謂漢世已失此書又不知作何語也

明月夜光

明月夜光世皆習知其爲至寶然莫詳其本末高誘注淮南子漢時中山之國有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是珠名明月起於漢也然秦李斯上書已曰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和卞和也隋者非漢中山國之隋矣豈上古故有

隋之珠名明月而蛇所銜以遺中山隋侯者亦即此珠耶高誘注淮南止言漢中山之隋侯珠是紕漏也高誘又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是明月珠之外又有夜明珠矣故班固兩都賦上旣云隋侯明月下又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亦以明月夜光爲二珠而許子重卽以明月爲夜光吳都賦亦云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則明月珠亦名夜

光是一珠而兩名也或一珠或二珠經典失詳故說者參差第夜光明月皆珠也而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懸黎者璧也非珠也鄒陽亦曰夜光之璧是璧亦有夜光不特珠矣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光照一室是夜光爲通稱不繫於珠與璧也余謂明月夜光固不繫於珠與璧凡珠與璧夜中能

有光照人者皆得名之不必實指隋侯之珠與懸黎之璧也五臣注文選未得其詳故稍詳之

珊瑚

珊瑚之名詳於載籍廣雅曰珊瑚珠也誤矣張銑注西京賦亦曰珊瑚珠樹也亦誤豈其止見珊瑚之製爲珠者而未見珊瑚耶珊瑚止宜言樹不得言珠也珊瑚生於

海中司馬光類編云或生於山不知何所

搋珊又桑葛切

輦路

輦路二字世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纚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同是輦道即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今人以官署堦內之道為甬路乃傳誤

愼子名姓辨

孟子魯欲使愼子爲將軍趙岐注愼子名滑釐正義同朱考亭從之又按史記愼到趙人謂愼子卽愼到是到又愼子之名諸書皆同但下文此則滑釐所不識也爲愼子自呼余按古人自呼皆呼名未有呼字者豈愼子以滑釐爲名而以到爲字耶皆

不可曉莊子天下篇又曰愼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故薛仲常應旂著四書人物攷遂以愼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呼其名也豈師弟同名耶姓譜諸書又以滑釐字愼子其後以字爲氏而以滑釐爲愼氏所自出則益誤矣愼子之先當有愼氏愼之姓非自滑釐始

結字即髻字

古有紒字而無髻字紒音界即髻也史記西南夷傳魋結即魋髻乃借結爲髻韓退之石鼎聯句長頸高結正用此字高結之下有喉中作楚語句蘇東坡有云長頸高結喉是不知結即爲髻也故結讀作髻是也楊用修乃欲讀凡結髮皆爲髻髮似誤葢結髮即髻猶讀結爲髻字義能無重復

名字相同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同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聞耶據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齊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同時而名同何也鄭有公孫叚字子石而印叚亦字子石乃公孫叚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此

不可曉

冠服不必反古

今人行誼文章皆不求如古人惟於冠服間動必以古爲式所稱生今反古者非耶昔司馬溫公依古式作深衣幅巾緇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

公嘆其言合理生今反古者思之

袴制

褌即袴也古人袴皆無襠女人所用皆有襠者其制起自漢昭帝時上官皇后爲霍光外孫欲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有襠之袴多其帶令不得交通名曰窮袴今男女皆服之矣

禱夢

閬中九鯉湖禱夢者有嚮應靈異無虛禱者然亦於事後乃驗或有當人之身不驗身後子孫始驗者余庚子請告南歸經過其地僕夫以禱夢請余謂之曰吉凶禍福我既不能前知卽前知亦豈能移易者禱之何益

延篤挂名常侍碑陰

趙明誠金石録載漢中常侍州輔碑陰其

鄉人爲輔立碑者題名自漢陽太守而下凡四十有九人惟延篤叔堅見漢書耳明誠謂東漢名卿賢大夫死則門生故吏爲之立碑而題其陰延叔堅當代顯人乃挂名于閹豎之輩似亦可耻余謂不然叔堅嘗有書與李文德矣此豈出入閹豎之門者且叔堅後坐鉤黨廢錮鄉里至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非終始無疵安能有此洪适

因引漢靈帝時太丘長陳仲躬弔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事以釋之便有悛然蓋時政既僭逹而得位則正色立朝不可朋奸此經也身退窮處則同塵所以遠害亦一時之權君子所不廢也叔堅居里而同郡爲閹豎勒石借其名以爲重叔堅豈得而拒之乎此非門生故吏之比明誠又何疑焉

坡公論畫竹

蘇子瞻畫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子瞻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亥作文與可篔簹谷畫偃竹記有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

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
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
教予如此予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
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
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
豈獨竹乎余謂此言不獨畫竹爲然即推
而山水諸丹青又推而陴池又進而天下
國家何事不然是東坡言技乃言道也

坡公詩文

蘇東坡絕世之才早年學詩獨宗劉禹錫而不及王楊盧駱高岑李杜諸公晚年雖曰學李青蓮其得意處雖迫眞然多失於粗止能為白居易則以信手拈來不復措意耳又言平生不好司馬史記然其文多有模倣司馬者朱考亭謂坡公晚年海外文字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此又非

知坡公也

佛字辯

今人以佛爲覺余嘗求之不得其說使此佛字爲西方所製則譯之爲覺可也第佛未入中國時先有此佛字矣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佛者拘戾而不從之言也又釋名曰縛佛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是佛卽爲拂而古文拂作弼又

作弞古人觀象而後制字以兩弓从一矢拂之謂也是佛者拂人者也其弃父母離妻子山河大地一切而歸於空皆拂之謂也以佛爲覺葢譯者尊信其說而故爲此美釋耳不知西方本來果以佛爲覺乎即此一字而譯者失之則五千八百卷中皆以漢語譯之者一一皆西方本來意義乎請以質之事佛者

瘧病聖人

周武王克商之二年卽病瘧是瘧且病聖人也何問君子周公雖以身代告天然武王竟以此疾不起乃知人之壽夭皆定於天雖忠如姬旦亦不能回天也

大麓辨

書堯納舜於大麓孔安國輩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亦以爲領錄天下之

事若今之尚書然故東漢始以牟融録尚書事益本于此後代多因之故有以大麓爲三公之位者王克巳非之矣張九成曰處之深林大澤之間謂觀聖人者皆當自其難堪處觀之耳堯之知舜豈待以難堪者試之哉惟大傳曰堯推尊舜屬以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應劭云麓者林之大也鄭康成云山足曰麓麓羅長源得之其說

曰古者天子以大事命諸侯則爲壇於國之外堯聚諸侯以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欲天下諸侯皆明知舜之受命也是可以剖千古之惑但長源又云因地譬意大麓者大録天下事也是又於前妄未盡袪也余謂納于大麓烈雷風雨不迷者或當納麓之時適有烈雷風雨而舜儼然自若殊無驚怖見其鎮定耳夫震雷虩虩不

喪匕鬯舜能不迷於烈雷風雨此非超越尋常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者乎故舜之授禹亦有納麓烈雷風雨之事蓋告終易代皆上關天意堯授舜舜授禹而納于大麓皆有烈雷風雨或天以此而試舜禹亦未可知故當此受禪之日疾雷風雨不迷是足以任天下之大而天遂與之矣如後代有禪位者登壇之日雷雨震電遂至顛隕

不能成禮者視舜禹之不迷益可見也此謂天以此試舜禹理或有之而堯以此試舜舜以此試禹則後儒之妄也

經與傳各行

漢初爲傳注者皆與經別行春秋三傳之文亦皆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至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是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也

三字名辨

人名未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蘩菁謂之蘩菁是三字名也余不敢以爲然左傳介之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爾之字皆語助非名也董之蘩菁之字郎同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稱楊用修楊之用修云爾

論語微子篇

論語微子篇凡十一章一微子去之次柳下惠三黜次孔子去齊去魯次楚狂次長沮桀溺次荷蓧丈人次逸民次太師摯去周此皆門人敘述聖賢出處大致而於末乃綴以周公謂魯公章綴以周有八士章者何居余謂周公謂周魯公章大意言所厚者薄則無往不薄親而可施又何有於

賢士大夫大臣不以則必愎狠而信任小人無大故而弃故舊則新間舊小加大矣求備一人則賢才有弗獲自全者矣此尚可仕於其朝耶非此四者聖人固不忍去其國也故三人之或去或死柳下惠或絀或處孔子之去齊去魯樂師之適齊適楚意可知矣彼接輿沮溺蕢何足以語此哉而終之以八士者蓋慨慕於盛朝謂八士

何幸而生於其時以樂行其志不至於爲三仁爲柳下惠爲樂師云爾甚矣孔門第子善於述聖志也

二王名字之繆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羲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羲有純義於逸何與獻有成義於敬何與父名羲子名獻尤爲可笑

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王莽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義尊卽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戲與義通故義與獻通父子立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同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針砭藥餌

世皆知神農嘗百艸而孔叢子及世紀皆謂伏羲已先爲之并制九針以拯夭枉余

意百艸之嘗始於伏羲而特詳於神農耳余又按靈樞經岐伯對黃帝以九針是針亦古已有之矣非始於黃帝也治病者惟針之效最神疑古先有針而後有藥餌也針本以石爲之名曰砭後世乃易以金耳故曰藥石者謂藥與砭非謂金石之石也

寇萊奢儉不同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

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公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然知鄧州時製花蠟燭不點油燈罷官日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何此奢而彼儉也青幃之弊豈眞異於公孫

觔斗

今人以頭竪於地以脚翻上爲觔斗戲諸書皆作觔斗惟孫吾與韻會定正於十五

堅末收跟字注脚跟也又跟頭戲倒頭爲跟也或作跟則觔斗字當從孫吾與爲跟頭謂以頭爲跟也今作觔斗兩字皆誤

劉表工書

今人皆知臨池家有鍾元常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於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繇瘦各得一體

耳今景升遺蹟絶無存者秖文志有劉表
集亦已久亾獨三國志載表與袁尚兄弟
書其筆力不減崔蔡之流而表初又爲黨
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
工也

有[illegible]不足

人間[illegible]差不能知一者自是正理

如周天[illegible]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

三百六十度可矣而必加之五又加之[illegible]
四分度之一一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三
百六十日宜無餘欠矣然氣則盈而朔則
虛故律之數必有空積忽微玄之數亦有
奇零假借是天地造化猶不能無有餘不
足而況於人乎

水銀

水銀一曰汞廣雅謂之澒音同本艸圖經

曰水銀生符陵平土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軍而秦州者來自西羌乃於山石中採麤次硃砂作鑪置砂於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煅養則煙飛於上水銀溜於下是以人力製之而後成者陶隱居曰水銀有生熟生符陵平土者是出硃砂腹中亦別出沙地今不聞有此至於西羌來者彼人亦云皆燒煅也及按西粵志云

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飯飼之三日卽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癢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鐵錐去其首仍埋之數月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國近憑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是與本州異也

焦仲卿妻

焦仲卿妻劉氏後人常悲其以嚴姑見逐卒能守志殺身余讀其詩氏非賢婦也姑雖呵責始未相逐乃氏自請去耳一還其家爲弟兄所逼遂適太守之郎君此可謂守志不移耶其舉身赴淸池乃過仲卿於途要之以死恐非其志也

夏世最文

夏尚質周尚文余以爲夏固不質而周亦不文也無論夏之九鼎以圖像物者想其工巧必非周所能作即今攷古博古二圖所載周之鼎彝諸物已不能如商之工巧何間夏哉又如禹貢一書其文章之妙亦豈周書諸篇所能彷彿乃知天下至文必在於質以文爲文其文陋矣

字學之難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誦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爲史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乃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鄉城皋令印皋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

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邑所宜齊同宜屬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猶差謬若此況今日不講字學之時乎

班固賦用騶虞

毛詩騶虞序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班固兩都賦遂以騶虞爲蒐田之名而曰歷騶虞覽駟鐵然則詩言雎鳩以美后妃之

德今之呼賢婦人者亦可以睢鳩呼之耶

翡翠屑金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古有是語余嘗試之人氣粉犀誠然獨翡翠屑金不知其解偶閱一小說乃知玉有名翡翠者其色如翡翠以之磨金隨手而屑但此玉世不常有未知然否

服玉屑

魏李預好服玉屑而不戒酒色遂至病篤乃謂妻子曰服玉者必屏居山林排弃嗜欲余謂守此二言何必服玉

西方聖人辨

列子述孔子西方有聖人之語林希逸謂即佛也至今學者皆然其說惟邢恕舉據國語有云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有誰將西歸及西方之人

皆謂周也如列子所述孔子稱西方聖人果有是語當謂文王於佛何與余得此爲之豁然第隋王通自稱儒者亦指佛爲西方聖人何惑乎今之世也

齊鎛鍾銘

妣母也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鎛鐘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鷫鷞

鳳之自西方至者曰鷫鷞至則主喪不祥鳥也古人乃以其羽爲裘不知其解

花蕊夫人

孟蜀時花蕊夫人人有宮詞膾炙後世然夫人在蜀不足多也蜀後主之母順聖徐太后及其姊彭王之母翊聖太妃尤能詩乾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凡駐蹕處皆

有題咏鐫于金石今載在豪异秘纂者數十篇皆綺麗有致殊非粉黛口吻其風格出花蕊上尚數塵也獨前後二主文詞不少槩見諸妃后得無對牛彈琴乎後人以蜀之亾皆由於此余謂不然周之后妃篇章具在而周道以昌夫婦人能文亦何足損乃公事且孟蜀之國事可知即非二后亦能保其不亾耶余按諸傳記花蕊夫人

姓費陶九成輟耕録曰夫人乃徐匡璋女
實拜貴妃號曰花蘂者以喻其美也不知
與順聖翊聖同族否胡蜀之徐氏女能文
若是衆也

疑燿卷之二